



反修防修的锐利武器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论述的体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

反修防修的锐利武器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论述的体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沈阳

反修防修的锐利武器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论述的体会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16}$ 印张：3 $\frac{1}{8}$

字数：50,000 印数：1—25,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429 定价：0.19元

目 录

宣扬武训就是鼓吹投降主义

- 学习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理论学习小组(1)
辽宁师院中文系

决不能同唯心论讲统一战线

-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理论学习小组(12)
辽宁师院中文系

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 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
序言和按语的一点体会
…………… 旅大市工宣队理论学习小组(21)
辽宁师院中文系

要善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

- 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
序言和按语的一点体会
…………… 旅大市工宣队理论学习小组(29)
辽宁师院中文系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

- 学习《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按语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甘井子区
红旗公社理论学习小组(38)

九州生气恃风雷

——学习《介绍一个合作社》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甘井子区
南关岭公社理论学习小组(46)

卑贱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学习毛主席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
配件厂题词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
辽宁师院中文系理论学习小组(54)

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学习《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
辽宁师院中文系理论学习小组(61)

鼓吹“仁义道德”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通知》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
辽宁师院中文系理论学习小组(70)

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

——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指示的
一点体会……八一五〇一部队《水浒》评论组(78)

宋江的“顺天”与程朱的“天理”

——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指示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
辽宁师院中文系理论学习小组(88)、

宣扬武训就是鼓吹投降主义

——学习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理论学习小组
辽宁师院中文系

一九五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极其重要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一篇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投降主义的战斗檄文。它彻底地戳穿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卑鄙奴才武训的丑恶嘴脸，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周扬一伙利用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宣扬孔孟之道，宣扬阶级调和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实质。在开展对于《水浒》的评论中，重温毛主席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文献，剖析武训、宋江这两个投降派的标本，“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重大的意义。

投降派的活标本

武训是生活在清朝末年的一个反动小丑，宋江是《水浒》这部书歌颂和美化的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武训出身于下层，以“行乞兴学”为手段，爬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因为走投无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领导权，接受招安，在封建王朝里换得一席之地。他们一个搞“文”，一个搞“武”，但殊途同归。搞“文”的，通过“办义学”，积极培训“为皇上尽忠”的温顺的奴仆；搞“武”的，通过“杀人放火受招安”，从“内里蛀空”农民革命，走曲线尽忠的道路。尽管他们所处的朝代不同，他们的出身、经历、反革命道路不同，但他们“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向反动统治者投降，“终于是奴才”的反动本质是一样的。

打着“革命”的旗号，干反革命的勾当，是武训、宋江的共同反革命手段。武训在办“义学”的过程中，始终打着“为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的旗号，掩盖其宣扬孔孟之道，宣扬阶级投降，麻痹人民斗志，达到阻挡人民起来造反的目的。宋江在“造反”的过程中，始终打着“反贪官”的幌子，掩盖他

与高俅的争斗同属于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性质，抹煞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欺骗起义农民，达到“修正”农民起义路线，葬送农民革命事业的目的。一切反动派，就是这样经常以牧师的面孔出现，掩盖其凶恶残暴的本质，肆行其反革命勾当。武训、宋江就同属于这一类反动派。

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摇尾乞怜，卖身投靠封建地主阶级，是武训、宋江这两个奴才的共同特征。武训为了取得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不遗余力地巴结地主、官僚以及流氓恶棍。他见到地主豪绅就磕头作揖，甚至当别人把他当马骑的时候，他还边爬边叫：

“我做马，让你骑，你出钱，我出力”。卑鄙、谄媚达到了使人作呕的地步。宋江为了接受招安，替封建统治阶级效犬马之劳，不仅对俘获的朝廷官员，一律“亲解其缚，纳头便拜”；而且当他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吓得慌忙下堂，将其扶上正坐，“口称死罪”，并无耻地声称：“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真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奴才相！

投降派武训、宋江的另一共同之处，就是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武训严格遵守孔孟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伦理道德，反对农民起来造反。他把农民起义诬蔑为“全靠

杀人”违背“良心”。武训的“良心”，说到底，就是不能“犯上作乱”，不能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要安于奴才的本份，安于被统治的地位，否则就是存心不良。所以，他“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需要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宋江时时处处以孔孟之道的“忠义”为行动准则，当他篡夺梁山第一把交椅时，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黑旗，死抱着“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反动信条，葬送梁山起义事业，疯狂镇压其他农民起义，甚至在临死前还怕李逵再造反，坏了他的“一世清名忠义之事”，用药酒将李逵毒死。可见，宋江恪守三纲五常，终身不逾，同武训一样，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奴才的忠心，必然得到主子的赏识和恩典。清朝统治者不但封武训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还给武训建牌坊，由皇帝“御笔”亲题“乐善好施”的字样。宋王朝统治者因宋江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封他为“安抚史”，死后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在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

亲书‘靖忠之庙’”，让后世模仿宋江的样子。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与反动统治者的愿望相反，武训、宋江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反动电影《武训传》、小说《水浒》，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历史上的投降派是这样，现代的投降派也何尝不是如此。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向敌人投降、出卖革命的可耻叛徒。他们有的主张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反动派；有的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昏了头脑，叛变自首，拿着反动派赏赐的“经书”从狗洞里爬出来，成了革命队伍的内奸；有的搞修正主义，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向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有的卖国求荣，心甘情愿地要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各种丑态，无所不奇。但都统统是奴才，统统是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无耻之徒。

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伟大导师马克思指出：“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建国初期，刘少奇、周扬一伙所以抬出武训这个亡灵来，大肆吹捧武训精神，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其险恶的政治用心的。

反动电影《武训传》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不久出笼的。当时美帝国主义一边对我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一边发动侵朝战争，疯狂地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妄图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国民党反动派和潜伏在大陆上的特务，也时刻进行破坏和捣乱，梦想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个关键时刻，坚持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走哪条道路，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及时地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钻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刘少奇，为了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极力否认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鼓吹“不要一个阶级专政”，并抛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政治纲领，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武训传》在这时出笼，正是适应了刘少奇一伙搞阶级投降、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武训传》这部反动影片，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就已经开始拍摄，由于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未能完成。刘少奇一伙继续完成国民党反动派摄制《武训传》的工作。把武训搬上新中国的银幕，是妄图用武训这个一生为维护旧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反动小丑，来宣扬叛徒哲学，鼓吹阶级调和论，为其搞投降主义提供

凭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促进新事物加速成长，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促使旧事物加速衰亡，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阶级斗争。而一切修正主义者出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都竭力抹煞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歌颂奴才武训同歌颂叛徒宋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刘少奇一伙把狂热宣传封建文化的奴才武训捧起来，说成是“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足以师法和衷心崇敬的先哲”，是人民学习的“榜样”；长期以来，在《水浒》评论中把农民革命的叛徒宋江说成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把斗争不屈而失败与为了升官发财而投降说成是一回事等等，这都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武训、宋江的丑恶行为，把宋江受招安说成是“农民的历史局限性”，给“阶级调和论”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是“合二而一”，

其要害是“合”，即主张革命阶级向反动阶级投降。按照这个逻辑，被压迫者只要象武训和宋江那样，和反动阶级“合作”，矛盾就没有了，根本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了。这样一来，“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只能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从来就没有调和到一块过，也是绝对不可能调和的。武训、宋江向封建势力投降，只能充当统治阶级的奴才，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刘少奇一伙利用武训、宋江来宣扬“阶级调和论”，是妄图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消阶级斗争，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然后，由地主资产阶级专我们的政，复辟资本主义。列宁尖锐地指出：“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刘少奇一伙鼓吹“阶级调和论”为其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奴隶主的帮凶。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早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否定了武训、宋江这两个被反动派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人物。在国民党反动派把武训编为通俗故事向少年儿童灌输时，鲁迅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难答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

反动派吹捧武训的目的，是诱使青少年成为反动派俯首贴耳的驯服工具。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鲁迅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历史上，第一个给《水浒》做了正确的评价。指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的深刻论述，揭示了《水浒》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把宋江这条地主阶级走狗揭露得淋漓尽致。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同叛徒刘少奇一伙对武训、宋江这两个人物，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鲁迅是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硬骨头，对于武训、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刘少奇一伙号称是“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实际是革命的叛徒。他们和武训、宋江一伙投降派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他们歌颂历史上的投降派，是为了肯定他们在现实中搞投降主义的合理性。这一切说明，对于《武训传》和《水浒》如何评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投降与反投降，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还要努力作战

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建国以来，我们胜利地展开了对于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决不是简单地做个结论就可以了事的。失败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必然还会以各种新的形式从事破坏和捣乱，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的那样：“《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投降派古代有，现代有，今后还会出现。揭露和批判投降派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的重要的战斗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批判《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我们提高识别投降派，识别投降主义路线的能力，识别一切披着革命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剥削阶级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情性力”。它“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在电影《武训传》和小说《水浒》中，都充满着反动的孔孟之道的说教，武训和宋江就是孔孟之道的活标本。修正主义者吹捧《武训传》，利用《水浒》的评论散布修正主义观点，都是力图使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在新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们鼓吹阶级调和论，兜售叛徒哲学，也都是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制造反革命舆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历来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落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任务，这是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还要努力作战。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现实的阶级斗争，努力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

决不能同唯心论讲统一战线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的一点体会

旅大市工宣队理论学习小组
辽宁师院中文系

一九五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热情地支持了两个“小人物”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批判了刘少奇、周扬一伙在政治思想领域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同资产阶级“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毛主席的信，既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书，也是向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动员令。认真学习这一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对于我们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自它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中，不同的阶级都通过对这部古典名著的研究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五四”以前的地主阶级“旧红学”，都用唯心主义歪曲